

小说《红线记》： 一线传神的红色经典

□记者廖福玲

1980年,《红线记》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是获奖的三十篇短篇中唯一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并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同时拍摄电影和电视剧。其作者罗旋在那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赣南第一个全国性的作家。近日,记者采访了92岁高龄的罗旋,倾听他当年创作《红线记》的故事。

一波三折

“我的红土情结,始于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分赴江西各红区慰问。我那时在省文联做戏改工作,带着省赣剧实验剧团在波(鄱)阳演出,接到通知,赶赴景德镇参加赣东北分团活动。于是穿草鞋从婺源走到德兴,再走到乐平,一路在方志敏、邵式平开辟的赣东北老红区访问、演出。这是我最初接触革命历史,萌发了要写红色题材的意愿,并积累了一些素材。”罗旋在《我的红土情结》中写道。

然而,他这个愿望却被意外情况打乱了。国家为第一个五年建设调集科技人才,凡在新中国成立前学工的干部,查档案一个不漏归队到工矿企业。他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有色局试验所。但他主动申请下基层,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赣南盘古山钨矿。该矿地处陈毅率领长征留守队伍所在的于都仁风山区,老表的墙上还留有许多苏区标语。

再次归队,他重新又拿起了笔,编矿工报之余,继续收集积累革命历史素材。1957年,他终于推出首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爱与憎》,在《星火》杂志发表。

几年后,罗旋写出的第二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石敢当》,突出一位有强烈阶级仇恨的人,在《上海文学》1963年1月号作头篇发表,并曾得到主编巴金的亲笔回信。

后来机缘巧合,他被调到赣南行政区党委,协助老同志整理革命回忆录,走访了许多老革命,阅读了许多珍贵资料,为写革命历史题材奠定了基础。正当他雄心勃勃要大展身手时,却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冲击。当时他想,白纸黑字,在劫难逃,要不是搞文学创作,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他发誓今

生不再写作,下放农村前,把所有书籍当废纸卖了。

但是,当省新华书店两位编辑来动员他写长篇小说时,他忘了言犹在耳的誓言,竟然接受了。经过三年苦磨,终于完成了36万字的长篇小说《南国烽烟》。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四面八方来要书,在初印30万册的基础上,又加印了30万册。接着,他又马不停蹄,接着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梅》。

一线传神

在收集革命历史创作素材时,罗旋发现一个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红军被迫长征后,留下一批伤员来不及转移,在敌人大举进攻、留下的红军要进山打游击的紧迫情况下,负责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陈毅同志决定,要当地老百姓把伤员抬回家去做儿子、当女婿,结果很快把伤员分散、转移。看到这个素材后,他十分高兴,因为这个历史素材不仅没人写过,而且本身就很新鲜。它新就新在这种决定只有在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新就新在只有性格豪放、办事果断的陈毅才会做这种决定。

于是,他利用撰写长篇小说《梅》的空隙时间,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雁南飞》,内容是伤员何山虎被抬去当女婿后,心里仍然想到革命,不肯接受紫娥的爱情,毅然离开紫娥家,最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写完后,他感到很满意,认为从这个角度去写是新颖的,它充分表现了战士对党、对国家的忠诚。

可就在这时,电影《归心似箭》出来了。讲述的故事和他创作的《雁南飞》结构雷同,怎么办呢?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思考,他最后从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时说过的一句话得到启发。陈毅说:一块金子任凭埋在什么地方,不管时间多长,都不改变颜色。他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正是这样吗?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心里仍然时时刻刻想着党、想着革命事业的。离队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去寻找大部队是忠于革命事业的行动,就地扎根与敌人斗争也是忠于革命事业的行动。

于是,他便把角度扭了一下,由何山虎拒绝紫娥的爱情,改为何山虎在养伤过程中与紫娥产生了爱情。在何山虎与紫娥结婚后,就地拉起一支队伍与敌人展开斗争。角度这样一变,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跟着改变了。因为在小说中用了红头绳这一象征性的物件,所以题目也由《雁南飞》改为《红线记》。红线的意念有实也有虚:实的是红头绳,并用红头绳来贯穿何山虎与紫娥爱情的始终;虚的是何山虎虽然离开部队在老表家当女婿,但心里与党就像有根看不见的红线紧紧联系着。

一鸣惊人

1980年,《红线记》在《人民文学》第8期刊发,好评如潮,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并改编成各种艺术体裁,在全国掀起热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分别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分别刊登,河北省话剧院改编成话剧,陕西省京剧团改编成京剧、上海《新剧作》刊登电视剧本,《剧本》刊登戏曲剧本,北京河北梆子剧团改编成河北梆子……

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对《红线记》赞赏有加。研究“双红”(红楼梦、红土地)的专家周书文曾在《江西日报》发表评论,“这本是个难以驾驭的题材。令人可喜的是:作者却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典型化的手法,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选取了伤员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角度,着重刻画了在革命失利情势下,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革命战士和群众的典型形象。失利,但不低沉,困难,但不沮丧,写爱情,却不庸俗,做到了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赣南师范大学一位年轻的学习在毕业论文中写道:“令人感动的是他对生活的美和善的处理。他笔下的战争和其他作家笔下的战争完全不同,在这里没有正面的丑恶和真实惨烈的血腥战争场面的描绘,只有善良和可歌可泣的人们对善和美的卫护;只有温情,只有爱的流露。即使是写悲剧、写死亡,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也都充溢着美,是沐浴着圣洁的牺牲色彩的,没有对美和善的毁灭的直接再现。”

小说《父与子的1934》： 少儿眼中的烽火岁月

□杨友明



在众多的红色主题文学作品中,有一部长篇小说特别吸引少年儿童。小说2013年第一次出版后,成为多地中小学生暑期必读书物。为满足读者需求,2016年1月,安徽少儿出版社再版发行,2019年第二次印刷,销路依然不错。小说书名为《父与子的1934》,作者是中国作协会员、瑞金本土作家白勺。近日,记者走近白勺,了解《父与子的1934》及其背后的故事。

灵感源于邻居老人的讲述

白勺原名曾睿智,1967年生于瑞金。瑞金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苏区时期,瑞金仅24万人口,

有11万人参加革命,5万多人 为革命捐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小时候,我常常听邻居曾守洲老人讲革命时期儿童团的故事。”白勺说,生长在瑞金这片红色的土地,到处可见红色旧址,随处可听红色故事。但他发现,瑞金零散的红色故事很多,而反映当地群众支持红军的长篇小说很少,特别是从少年儿童的角度讲述的更是稀有。“我能否写一部关于当地少年参加红军的故事呢?”白勺开始着手构思。

写作机缘在2012年底到来。那一年,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安徽少儿出版社精心策划,重磅推出反映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活动的“红色中国”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在全国遴选9位作家创作,白勺入选。接到约稿,白勺立即决定,写一部红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反复查阅有关党史资料,深入采访身边老人,充分了解那段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特别是儿童团、小红军等相关素材。

三次被故事情节感动

反复斟酌之后,白勺把书名确定为《父与子的1934》,以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为背景,讲述瑞金苏区一群少年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故事,并在补记中,把瑞金人民对历史的贡献一一呈现。

“整个创作过程,我每天沉浸在作品中,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白勺说,故事中孩子们主动参加赤卫队,踊跃争当红军,运伤员,送弹药,上前线,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让他深为感动。“特别是写到其中三个情节,我几乎不能自己。”

白勺所指三个情节,一是主人公石仔为寻找被“抓壮丁”的父亲而加入儿

童团、赤卫队,在为红军护送食盐、布匹等军需物资时差点被捕,奉命行事的伪连长(石仔的父亲达奎)听说追捕对象疑似儿子,冒死逼迫手下放弃;二是已成为小红军的石仔,在向前线运送弹药返回途中遭遇伏击,小伙伴东海为救石仔中弹身亡,石仔悲痛欲绝;三是石仔和达奎在一场恶战中意外相见,危急时刻达奎为儿子挡住白军的子弹,自己被打成了“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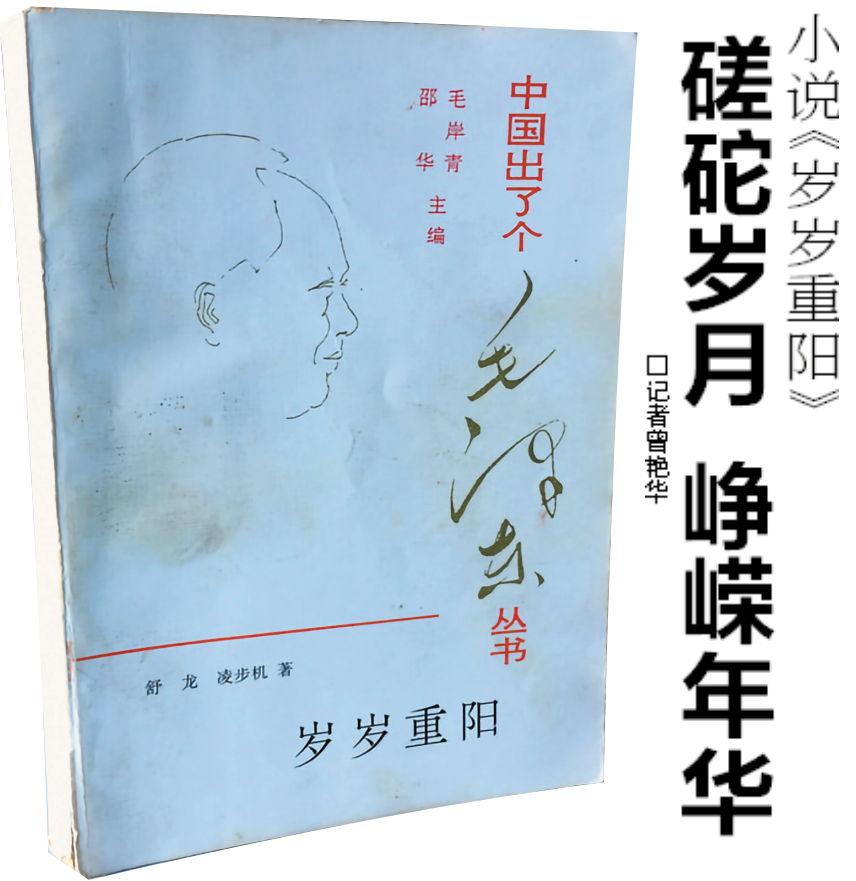
“父子情深,兄弟情深,都无奈残酷的战争。”白勺说,作品完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静下来他就会想起故事那个战火纷飞年代,想起那些为了革命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先辈们。

淘出来的一粒金子

2013年,《父与子的1934》正式出版。小说出版后,各大网站上架热销,并成为学生暑期必读书籍。媒体纷纷评论,该小说“新角度新内容新写法,给读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阅读体验。”“倡导对伟大理想和崇高目标的追求和坚守,深深启迪当代青少年的心灵。”“无论是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这部书和任何纯粹的儿童文学相比,都是毫不逊色的佳作。”

“作者成功塑造了苏区少年的成长群像,小主人公石仔在特殊背景下,不断经历死亡,廖掌柜、东海、顺子、父亲、小慧等一个个亲人或伙伴的先后离去,让他的少年心灵尝到情谊之甜,战争之难、责任之重,使他们不自觉地窥视到红色历史的壮阔与微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作协副主席范剑鸣说。

“瑞金特殊的革命历史地位、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景观,是诸多作家心中一座写之不完的文学富矿。《父与子的1934》就是从这座矿藏里淘出来的一粒金子。”中国作协会员、诗人布衣如是评价。



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的颜色。放眼赣南这块神奇的土地,是层层叠叠的“红”,溢光流彩的“红”,无边无际的“红”。

在作家舒龙的眼里,这是一方韵致无穷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他心灵挚爱的圣土,令他着迷,让他陶醉,引他去探求……

近日,记者走进舒龙家里,听这位年过八旬、热情豪爽的老人讲述29年前创作《岁岁重阳》的故事。

创作源于纪念伟人百年诞辰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是毛泽东在1929年重阳节时所作的。重阳节是寄予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向往之情,更是家人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日子。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毛岸青、邵华策划出版一套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由毛泽东家属主持纪念毛泽东的丛书出版这样一个大的活动,这还是第一次。1992年舒龙受到毛岸青、邵华聘请,担任了该丛书的组稿工作,后来又要他撰写其中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岁岁重阳》。

接受任务之后,舒龙忙乎开了。他想自己是生活在赣南,就应该写在赣南时期的毛泽东。他查找史料,发现毛泽东在赣南待了5年10个月,这个时期,毛泽东经历大起大落、坎坷曲折、令人难忘的革命经历和斗争风云,而当时出版讲述那个时期的毛泽东书籍却很少。

他开始随同包括毛家成员毛岸青、邵华在内的丛书组稿与创作人员大江南北到处跑,开展采访、调查工作。他们从北京出发,去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获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丛书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时一年的采访和创作,1993年,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被隆重推出。这是一部包括32个分册的高档次传记文学丛书,它由江泽民题词,杨尚昆作序,王任重、耿飵、康克清、赛福鼎为顾问,毛岸青、邵华主编。丛书中包括舒龙、凌步机共同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岁岁重阳》,这也是最早有关毛泽东在赣南时期的文学作品。

真实再现伟人当年风采

写传记文学不易,写伟人的传记文学更难。

《岁岁重阳》以纪实手法写毛泽东1929年至1934年过的六个重阳节,以此来概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赣南期间的命运和生命情怀:1929年重阳,毛泽东落选去权,荒野历险;1930年重阳,毛泽东痛失“骄杨”;1931年重阳,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又成了右倾“祸首”;1932年重阳,毛泽东失去了军权;1933年重阳,毛泽东被“洋顾问”挤压;1934年重阳,毛泽东随红军主力踏上长征第一桥。该书生动描述了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艰苦奋斗、大起大落、极富个性特色和传奇色彩的斗争经历;展示出毛泽东的豪情胸怀、大智大勇、巨大的独创性以及作为普通人丰富的人情味和人格魅力;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初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艰苦探索和杰出贡献。

由于对这个时期的史料记载不是很全,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情况,舒龙以执着、认真的创作态度,踏山访水,走村串户,走遍了红军反“围剿”的一个个战场。他甚至就吃住山村人家,循着红军主力当年行军的路线,沿途采访老红军、苏区时期的干部以及当年经历过的老人。

舒龙的素材是丰富的,笔触是从容的。毛泽东同志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度过了近六年传奇般的人生旅程,如何来表现伟人在当时环境和时局下显示出不一一般的呢?舒龙采用了纪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历史可靠性与文学可读性相统一的笔调,重现了这段负载着历史厚重感,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进程与毛泽东那极富人生力度和性格魅力的人生旅程。他巧妙地紧扣着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六个重阳季节的更替中,从毛泽东所经历的从落选去权到痛失骄杨,由高天寒流到起程长征的大起大落经历,和谐为一体,采取了复线并进、交织环互的办法,一方面展现着敌强我弱严峻形势下,展开的“围剿”“反围剿”的殊死战斗;一方面再现着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地位下,党内军内出现的曲折复杂的尖锐矛盾斗争;更通过一系列内外矛盾交织、敌我矛盾与党内军内矛盾的典型事件,展现了毛泽东在这样复杂矛盾斗争中的精神境界、伟大创见和不朽功绩。

红土地文苑的一束奇葩

舒龙不是赣南本地人,机缘巧合来赣州读大学,甚至在这里安家立业。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竭力投身“红土地”题材的文艺创作研究。著名文艺理论家缪俊杰说他是“众多从事‘红土地文艺’创作的作家艺术家中,效力最勤,实绩最丰的一个”。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崇坡评价,“《岁岁重阳》是一部独具历史价值与精神价值,忠实记叙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那段不平凡人生历程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脉络的宝贵纪实文献,极富革命传统的形象化教材。”它的可贵处还在于找到史学与文学相结合、反映革命历史进程的新路子,在翔实的史实中作出艺术的开拓,又在艺术描绘中展现历史的丰采,给我们以创新的启迪,艺术的思考。

原赣州地区作协主席周书文说,《岁岁重阳》不仅写了军事斗争,把从井冈山带下来的3600名红军,发展到十几万人,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大片中央苏区,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而且还写了毛泽东在实际战斗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对红军的建军宗旨、原则,政治思想工作、民主建设,使红军建成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都摸索出了一整套基本原则,还从对敌游击斗争中摸索提出了一整套游击战略战术。

《岁岁重阳》不仅写出了毛泽东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且通过对许多当事人的采访,掌握运用了大量感人的生活细节,经过艺术剪裁加工,使之富有委婉动人、情真意浓的生活实感,从而立体化地展现了毛泽东在外有敌军压境,内有左倾路线统治的空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的心神情貌,多侧面的个性内涵,可贵的精神气质,博大的革命胸怀,惊人的性格魅力。